

第一章

今年（2011）是先父的百歲冥辰，我已年過六十，回首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無論在學術上和處事為人上都深受先父的影響。我在數學上或有異於同儕的看法，大致上都可溯源於父親的教導。我在這裏述說我少時的經歷和當日父親教導我的光景，或可作為諸位的一個參考。

我父親丘鎮英在廣東省的蕉嶺縣長大，蕉嶺縣是一個比較偏僻的小縣，毗鄰的梅縣則為大縣。兩縣居民以客家人為主，我母親是梅縣人，所以我們家中以客家話交談。我的祖父丘集熙曾做過丘逢甲的幕僚（丘逢甲乃臺灣抗日時的副總統），並創辦學校和行醫。祖父早逝，家道中落，賴四伯艱難苦撐，教先父成人。

我父親幼時好讀書，除經史外，亦飽讀群書，又好創作，酷仿駢體，吟風弄月。父親年幼

丘成桐，數學大師，現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和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和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三十三歲獲得代表數學界最高榮譽的菲爾茲獎（1982），此後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1985）、克拉福德獎（1994）、美國國家科學獎（1997）、沃爾夫獎（2010）等眾多大獎。本文原載於《數理人文》，創刊號（2013），頁66-85。



我出生不久，與父親合影，
攝於汕頭。

時亦受祖母影響，受佛、老莊影響甚深，多遊俠觀念，後受西方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之思想薰陶，言行則學曾國藩，而梁啟超之著作亦影響匪淺。

我的外祖父梁伯聰是前清秀才，在梅縣中學教書，詩畫都屬一流，門生眾多，父親和母親結婚時，他贈送我父親一首詩：「能使歐公讓出頭，眉山原不等庸流，……」說的是歐陽修在蘇東坡出身時

賞識蘇東坡的事情，可見父親當時的文采。

父親畢業於廈門大學，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經濟。年青時以抗日為志，曾讀軍校，以身弱不克完成軍訓，遂從政。抗戰勝利後，成為聯合國救濟總署在潮汕區的委員，因清廉而屢得獎賞。

戰亂漂泊到香港

我在 1949 年 4 月出生於廣東汕頭，父親繼承家中傳統名我為成桐，字我為鳳生。1949 年 10 月初，父母親攜帶一家七口和外婆一家坐漁船到香港，留下了由母親用父親薪水投資得來的一些產業。父親決定在元朗定居，當時以為很快就會返回汕

頭，並沒有作長久的打算。他與朋友合資創辦了一間農場，以維持生計。其實父親對農場並無經驗，只是聽從朋友的建議。但是開農場並不簡單，過了兩年農場就倒閉了，家中大困。再無法維持親戚的生計，外婆一家人也就搬離我們家。

我們一家人則搬到元朗一間大屋叫李屋的，幾家人合住，屋中沒有電燈，父親晚上看書用小油燈。也沒有自來水，每天到河裏洗澡，我那時才三歲不到，水深時不敢下水，母親和年紀比較大的姊妹們則到河邊挑水回家。我和哥哥幫忙做一些瑣事。有一次在倒垃圾時竟由二樓沿着樓梯滾下來，母親帶去醫院在額頭上縫了幾針，至今疤痕猶在。

父親每天到香港島崇基學院去教書，當時崇基還在港島。父親由凌道揚博士安排，在崇基教經濟、地理，他又跟從陳樹渠（陳濟棠的侄子）創辦香江學院，教文史哲。當時教授的薪俸以鐘點計，少得可憐，上班要坐腳踏車後座到元朗市搭乘公共汽車，再坐渡海輪船過海然後再坐公共汽車，單程就需要一個半到兩個鐘頭，所以總是到了晚上才能回到家裏，晚餐後已經很累了，還要準備講義。母親則一面維持家中生活，一面到判頭處找一些能夠在家裏做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繡花、穿珠、塑膠花等手工。我父親還有一個養女叫妹妮姊的與我們同住，年紀比我們大，她和母親在家中做着辛勞的工作。

在李屋住了一年多，因為離元朗市區太遠，我家遷居到一間比較近市區的獨立小屋，旁邊有農民用來曬牛糞的小廣場，風一起，牛糞滿天飛，所以我們叫這間屋為牛屎屋。在農村生活雖苦，我們一家人倒是樂也融融。我自造風箏來放。母親養了雞，我和哥哥則到田裏和小池塘釣青蛙來餵雞。有時也到河邊釣魚，或到田裏掘農民剩下的地瓜。當時看着農民春耕時，鞭牛犁田，在冷水中幹活，實在辛苦。樸實的農村生活，卻使我緬懷。聽着農民談種田的心得，看着他們祭祖和結婚的儀式，

都很有意思。春天時禾苗綠油油一片，生氣盎然。夏天時禾草茁壯，水田中還有水蛇、黃鱔和青蛙。秋收時則到處是金黃的禾稈，可以感受到農夫們喜氣洋溢的氣氛。以後我讀陶淵明的田園詩，也能領略他描述的鄉村風味。

我五歲時，父親決定讓我去讀小學一年級，先去報考公立小學。考試題目很簡單，每個學生都要寫從1到50的阿拉伯數字，但是我自作聰明，認為中國書法從右到左。所以我寫這些數字時，也從右到左，結果考試不合格，上不了這間公立小學。於是到一間鄉村小學上學，每天單程要走三十多分鐘，母親堅持我帶雨傘，由於我當時身材還小，帶了雨傘就像一個冬菇，所以姊姊們叫我做「冬菇」。當時的生活實在很苦，父親去上課，母親盡力去找手工做，找不到工做時，早上不知道晚上有沒有吃的，媽媽有時去教會或救濟機構拿到麵條和麵粉才能飽餐一頓。

在元朗這五年間，我妹妹成琪和弟弟成棟相繼出生，加上父親的養女，一家十口。晚飯能夠有肉食，就算是很幸運了。所以小時都希望過年，因為過年時總有雞吃，但卻不知道父親是借錢來過年的。家雖窮，父親每年歲末三十必祭祖，讓我們記得我們祖父母們建立的家庭傳統。我家有個很特別的傳統，我祖父不希望後人做狀師，因為做狀師要把持公正，並不是容易的事，做得不對時，往往會傷天害理。

我每天上學從家裏到學校要經過外婆家，外婆和姨媽住在一起，有一次我路過她家時，外婆叫我中午到她家吃飯，說有好東西吃。結果吃中飯時，外婆提供的是白飯和醬油，到如今還記得外婆滿足的笑容。我小時候身體弱，早上到學校時，總有一大群鄉村兒童欺負我。有一次他們甚至向老師誣告我。老師信以為真，使我無端受到老師懲罰，我因此受驚得病。一年級下學期就留在家裏養病，有相當長的時間在發燒，由父母親



我三歲某次氣憤大哭之後，
攝於元朗。

悉心照顧，常發惡夢，至今還記得父親坐在床沿念經達旦。幸賴母親餵我湯食，身體才慢慢地好轉過來。還記得母親餵我食藕粉的滋味。在這麼窮的環境，母親還捨得花錢來餵養我比較好的食物。有了自己的小孩後，才知道父母撫養孩子的心情。

1954年，凌道揚博士和父親說服了馬料水的丘姓客家人讓出他們的西洋菜田給崇基學院辦學。我們一家人也搬到沙田排頭村居住。搬家時，我們坐貨車到了沙田。從沙田一間寺院租了一幢房子的第二層住，沙田風景與元朗大不相同，在爬上半山時，山上有巖壁，泉水涓涓而流，山壁上的芒箕別有一番風味。我們住的地方叫做英霞別墅，長滿大樹，有荔枝和李子樹，開始時我們覺得很新鮮，以後才發覺住宿陰暗，容易生病，珂妹卻在此時出生，因為妹妮姊已經嫁人，家中還是十口。

美好的沙田時光

在這一年，姊姊、大哥和我都到大圍的沙田公立小學上課，我讀二年級，每日背着書包走路上學，覺得很累，往往走到半路時不肯走了，鬧脾氣，父親總是叫三姊扶我回家。大哥比我



全家福，攝於沙田龍鳳台。1955年。

聽話，但是突然生病，時有發燒，看醫生也沒有發現毛病是怎樣產生的。過了十年後，才曉得是腦瘤作怪。

在沙田排頭村住了一年後，父親又決定遷居到沙田下禾輦的龍鳳台，此地靠山面海，環境舒暢，房東叫余福。我們住在房子一樓的右方，共兩房一廳，面積不大，一家十口住在兩個房間裏，確是擠擁。剛開始時，孩子們還小，倒也親密愉快，在這裏住了七年，可以說是我童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我們和鄰居相處和睦，住在我們隔壁的一家姓周，他們有兩子一女，我們叫他們八哥、九哥和港珍。樓上亦姓周，我們叫他們夫婦做大周哥、周大嫂。我們剛到時，他們有三個女孩，以後則多了個男孩，他們找了我父親替小男孩命名，叫做周基



兄弟姊妹與鄰居周炳華、周珍合影，攝於沙田龍鳳台。1955年。

典。過年過節時，所有小孩一齊聯歡，甚為熱鬧。中秋節吃月餅、玩燈籠，過年則送紅包、放鞭炮、煙火、玩紙牌、狀元遊街等遊戲。九哥、哥哥和我年紀相若，常在一起玩耍，有時打波子、捉迷藏和爬山。周伯母很喜歡我們，視我們如親生兒女，總是將最好的食物給我們吃，也帶我們到海邊游泳、挖蜆、捉螃蟹。以後他們家搬到港島住，還常和我們往來，有一次我病得相當嚴重，母親帶着我住在她家裏看醫生，有一個禮拜之久，她悉心照顧，使我畢生難忘。

在我們這個兩層樓的房子旁邊還有一個小別墅，住了一家人姓王，兒子叫王世源，他們住的環境比我們舒暢得多，是他姊夫的物業，他姊姊每月只來這裏住一兩天，一切以他姊姊為

中心。他母親叫做王婆，不太看得起窮困的我們。她女兒有時帶朋友很晚回家，到中午才起床，我們的讀書聲吵醒了她，所以王婆常來干預我們讀書，有時會弄得不愉快。她們有個傭人叫銀姐，烹調很出色，有時會送點心給我們吃。我母親也會禮尚往來。他們家有一大片竹樹，還有一塊極為潤滑的大石頭，我常在這大石頭玩耍。

離我們比較遠的一家人姓黃，他們有一個很大的房子和花園，他們叫他們的房子做江夏台，他們有四兄弟，生活相當美國化，小孩子看的連環圖也是用英文寫的。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的花園，林木清翠，風景秀麗。還有一個很漂亮的乒乓球桌和一個很大的養魚池，他們對我很是友善，所以我也常到他們家玩耍。

沙田公立小學在大圍的一個小丘上，我們每天一早沿火車軌走到沙田火車站，再坐公共汽車上學。當時公共汽車每程需一毫子，有時我們就沿着火車軌走路上學，省下的錢可以買雪糕吃。

到如今，龍鳳台六號仍然是我一生最懷念的地方。在這裏有高大的鳳凰木，夏天開着火紅的花朵，有青蔥的竹樹、松樹，還有高大的白玉蘭，春天時在翠葉叢中長滿了潔白如象牙般的花朵，芬芳而美麗。我們自己又栽種了玫瑰花、牡丹花、海棠花、薔薇花、茉莉花和炮仗花，春夏之交，花朵盛開，對着深藍的海水，讀書聲合着松濤聲，院子雖只容三數人坐，感覺卻如人間仙境，尤其在月明之夜，月光照在海上的倒影，使人心曠神怡，讀着蘇東坡的〈赤壁賦〉，直有羽化而登仙的感覺。

在這裏，我們有電燈，但水卻從山溪引出，儲在小水塘，再用管子引到屋裏，但是在冬天時，山水不足，往往要與另外一個溫姓人家爭取水源，屢有糾紛。這家人在當地居住比較久，可以說是土豪罷，往往炫耀他們熟悉多少個警察，有恃強之勢。

在缺水時，他們將我們三家人共用水塘的水渠用石頭和草泥堵塞，使山水專注到他們的水塘，所以每當缺水時，九哥、哥哥和我及三姊就爬上山去拿開這些堵塞物，卻因此而產生了不少摩擦。但是秀才勝不過強梁，往往忍聲禁氣，有很多個晚上，溫氏阿嬌站在當道，張大嗓門，辱罵我們兩個鐘頭之久，我父親和他的學生們也只能作壁上觀。直到有一年，我們附近搬來了一家潮州人，他們有十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在一天深夜，拿了木棍與土豪大戰。還記得大戰完後，在大路上，十名大漢雄赳赳的一字兒排開，一時冷月無聲。雖然不能說自此太平無事，土豪家的氣焰卻收斂不少。這事情對我印象深刻，瞭解到自衛能力的可貴。

凡事有弊亦有利，由於常到山上「放水」，我和兄弟姊妹們走遍了山上的大石，尋花覓草。山上有一山溪在山巖上流下，夏天水多時有如瀑布，所以我們命之為「瀑布」，我們常到該處流連，捉小魚、小蝦、昆蟲，山上有一大片花卉，有杜鵑花、牡丹花、吊鐘花，在春天時去看，有如花海。微雨過後，水滴花朵，鮮麗可愛，徘徊其中真是樂也融融。

過年時，三姊和我會去山上採集這些花朵回家擺設在花瓶裏，我自己則弄了一個大水缸，養一些捉回來的魚、蝌蚪和其他小動物。也養蠶蟲，鬥蟋蟀，還有一種叫做豹虎的，常到山上找這些小昆蟲，我會用龍吐珠這種植物的肥厚葉子做成盒子，將這些昆蟲養起來。有一次看到樹上有蜂巢，和朋友用竹竿去採蜂蜜，給黃蜂叮了很多包包，過了很多天才恢復過來。我和哥哥喜歡下跳棋和象棋，至於打乒乓球，沒有桌子，在地上打，所以始終沒有學好。我們又喜歡放風箏，往往風箏在天上飛時，他人的風箏飛過來和我們的線絞在一起，將我們的線弄斷了，以後才知他們是故意的，但我們也沒有辦法。

母親在屋後養雞和鴨，卻引來了蛇和老鷹，打蛇和捉鷹都

是相當精彩的節目，由我們的鄰居主持。我們都喜歡在母雞生蛋時，到處尋找這些蛋，又喜歡餵養這些雞和鴨。

父親的教導

從小學開始，父親教我們念唐詩宋詞，從簡易的開始，我們在山上朗誦這些詩詞古文，看着大自然的景色，意境確是不一樣。

那時候家境窮，但是渴望讀小說和課外書，記得隔壁八哥家有一位叫做沈君雄的年青朋友到他們家住了一個多月，他從南洋來，熱愛共產中國，要回國服務。他留下了一大堆書籍，其中有種種不同的演義和章回小說，包括《說岳全傳》、《七俠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等，還有魯迅先生的短文，八哥送了給我看，我看得津津有味。當時金庸先生開始辦《明報》，每天寫一欄武俠小說，我們很興奮，爭着去看。但是往往中間有間斷看不到的日子，幸而隔壁的王世源兄會購買全套的金庸小說，他也願意借給我看。給父親知道了，認為這些書文意不佳，不挺滿意，叫我們不要浪費時間。於是我就偷偷地看，躲在床上或上洗手間看。

為了彌補我讀課外書的不足，父親買了一些國內外名著，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還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安徒生的童話、荷馬的史詩、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書籍給我讀。他還向我們解釋這些書籍的精義，讀《西遊記》就提到意馬心猿的意思，讀《水滸傳》則提到農民的艱苦引致農民革命等等事情。那時我還小，沒有這些深入的想法，只會惋惜孫悟空不能逃過如來佛的十根手指，也對林沖棒打洪教頭的故事覺得興奮。父親認為這些章回小說裏面的詩詞佔着整個故事的重要部分，所以要我背誦它們，初



父親、大哥、我與小妹，攝於沙田龍鳳台。1960年。

時實在也覺得困難。但是《三國演義》裏面的諸葛亮祭周瑜文、《紅樓夢》黛玉葬花詞等都寫得很好，念熟了也開始喜愛它們了。

從九歲起，父親要我們每天習毛筆字，臨柳公權和王羲之的帖，當時我們鄰居幾個年青人每個星期聚在一起，比賽寫毛筆字，由父親做裁判。我還小，沒有資格參加比賽，

在旁邊觀賞，覺得這種有益身心的比賽很有意思。

父親又開始教我們念古文，由淺入深，開始時念〈禮記檀弓篇〉嗟來之食，又念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回想起來都是跟做人的讀書有關的文章。父親去世後，我們家窮困得不得了，不斷要對付的問題就是要不要吃「嗟來之食」，至於陶淵明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則是我歷來讀書的習慣。有濃厚的興趣去讀書，最為重要，即使開始時不求其解，在時間的積累下，慢慢也「解其中意」了。

以後讀王勃的〈滕王閣序〉、蘇武的〈報李陵書〉、〈弔古戰場文〉等，長篇難解，但是父親下班回家後，要我背誦這些文章，他拿着書，我一面偷看一面念，他也讓我及格過去，現在想來，他是有意讓我偷看的罷。父親有時也和我一起欣賞

銘記家鄉的山·水·人 從山鄉看社會變遷

袁偉時

第二章

中國社會百年大變，處處、人人都留下變遷的印記。近年與故鄉接觸較多，心弦一再被觸動：這不就是中國變遷的側影嗎？發願記下，又深感動手晚了，先輩一一離去，許多情況難於弄清了。亡羊補牢，隨手記下若干鱗爪，為家鄉的過去留下幾片枝葉。疏漏之處，留待異日修改補充。

離鄉別共六十五年了。家鄉不但給了我永世不變的鄉音，也留下一些無法磨滅的記憶。

我 1931 年末來到世間。按照當時的稱謂，出生地是廣東省興梅專區興寧縣羅崗區。那時，汕頭和周邊各縣大部分被日軍佔領，興寧成了粵東的政治經濟中心。興梅專員公署設在這裏，管轄興寧、梅縣、平遠、蕉嶺、五華等縣。經濟畸形繁榮，與韶關和江西來往頻繁，紙醉金

袁偉時，中國近代史專家，中山大學離休教授，一生秉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歷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的信念，著作等身，包括《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昨天的中國》、《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文化與中國轉型》、《中國現代思想散論》等，對近代史研究和社會公共領域具廣泛影響。本文部分首發於騰訊大家（2013）。

迷，商業很發達；紡織和釀酒、造紙、製筆墨等手工業也頗為興盛。它又是軍事中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閩粵贛邊區司令部就設在興寧縣城郊神光山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治掛帥，興寧和梅縣的地位倒過來了。葉劍英元帥的故鄉是梅縣，梅縣就跑到前面去了。即使在梅縣，原來公認梅州中學比東山中學辦得好，但東中是葉帥的母校，各方大力扶持，自然把梅中拋在後面。地區招牌變換幾次，現在叫梅州市，興寧歸其管轄。興寧長期叫縣，幾年前也改稱市。羅崗則過去叫區，現在叫鎮。政治變幻改不了百姓的習慣，依然稱為興寧羅崗。

羅崗是興寧北部的山區，隔幾十里地，就是江西南邊的尋鄔。

以我家所在的蕉坑村來說，它在區政府所在地羅崗墟旁邊，但開門見山。站在家門口，百米開外是羅崗河，河對岸是綿延不斷的長排崗，山麓開出一條向北奔往江西的公路，山外有山。山，永遠是那麼翠綠。筆直高大的杉樹，無邊無際的松濤，漫山遍野的魯箕，還有一片一片的油茶、柚子和杜鵑。坐在家裏就能聽到雉雞飛鳴；要是正在念高中的蕉村叔在家，往往立即拿起獵槍趕去，我則跟在後面去撿獵物。從大人口中常常聽見哪裏有老虎、豹子露面；後生們不時上山打野豬、黃麩，常常可以吃到他們的戰利品。有一年，我還看過一幫人在羅崗墟尾河旁割老虎，腥味四溢，而人們久久不願離去，圍觀這難得一見的盛事。家鄉人相信戴上頸圈，鬼神攝不走孩子的靈魂。我小時候有一個銀頸圈，上面掛着各有寓意的小物件，其中就有一顆虎牙。

這些動物經常出沒的地方意味着甚麼？山林茂密！蕉坑村有一個地方叫崩崗灣里，顯然是山體滑坡的遺痕，我記事時，那裏已長滿密密麻麻高大的松樹、杉樹，遍地魯箕。各間圍龍屋或四角樓後面肯定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風水林。動風水樹，神

人共憤，沒有人敢輕易嘗試。當時沒有聽說過環境保護四個字，實際上人人注意保護環境，難怪家鄉如此優美。

最迷人的是水！彎彎曲曲的羅崗河，十多二十米的河面，兩岸是連綿的翠竹、蘆葦和赤蕖花。水車、水碓、陂頭點綴其間。蕉坑村前面的羅崗河有兩條水陂（水壩），最大的是柳樹陂。水陂是用松樹為骨幹，再用魯箕草和砂石塞住空隙。松樹不怕水，愈浸愈硬，這樣的水壩容易修築，卻不易衝垮。陂頭上彎彎曲曲的河道既寬又深，實際是頗具規模的水庫。附近的農田因此可以自流灌溉，收成很穩定。只有大旱年景，才用得着腳踏或手搖的水車。陂頭的小瀑布下是小水潭，夏天放學後，孩子們都到那邊去玩水，一片歡聲笑語。

白天，不時有木排、竹排越過陂頭，順流直下，可以到達興寧縣城。羅崗墟屹立在河邊，一邊是街道，另一邊是豎滿杉樹、綠竹的約十間做竹木生意的樹園。每間周邊是木片釘出來的樊籬，與河邊的柳樹相映成趣。

粗壯的麻石嵌出來的壩尾橋，有個突出的橋墩，我喜愛坐在那裏發呆，仰望藍天遠山，俯觀清流激浪。去白水寨外婆家，或者學校帶我們到雷公峽遠足，都可以看到飛流直下的瀑布。此外，去深不見底的柳樹陂釣魚，運氣好可以釣到一斤左右的大魚；有時背着小魚籃跟着蕉村叔去河裏打魚，背回來一兩斤魚並非難事。

家鄉是廣東省認定的著名古村落之一，明萬曆年間（1573—1620）先祖宗甫公開基，子孫繁衍至今，與劉氏並稱羅崗最大的族群。先祖父述初公營建善述圍，是這條古村落的核心建築。人們談起客家人的建築，以為代表作就是圍龍屋，其實有另一類型叫四角樓，善述圍則是其代表作。灰塑、壁畫、刻在石柱上的對聯，印象中不比山西閻錫山的故居差。在中門的石柱上



先祖父述初公 建的善述圍，乃客家四角樓的代表作。

刻着兩句古詩：「青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弦萬古琴」，正是羅崗美景貼切的寫照！

農村居民喝的是井水，但墟上居民就在河裏挑水喝，挑回來後倒進缸裏，拿起一根底部開個洞放着明礬的竹筒，在水缸裏攪幾下，讓雜質沉澱。

羅崗的水，也有為禍的時候。1945年夏天吧，大雨加上上游的洪水沖來，大片農田被淹，水浸羅崗墟，好些店舖倒塌，黎漢雄開的羅崗大飯店就倒塌了。最慘的是河邊的樹園，竹木漂走，房屋夷平；壩尾橋旁第一家樹園老闆張官麟被水沖走，屍體被沖到下游十幾里處。凹下的公路橋被沖毀，多年無法修復。

1991年，闊別四十四年後第一次回鄉，蕉坑村一帶的羅崗河成了小溪，羅崗墟旁邊的河面漂浮着各色垃圾，幾乎成為臭



刻在善述園中門石柱的古詩。

水溝！長排崗上的杉樹只有碗口大小。處處都記下歷史的深沉和艱辛。

甚麼時候柳樹陂消失，羅崗河成了小溪？集體化後幾經折騰，各地林木遭殃，水流慢慢減少，木排、竹排消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農業學大寨，官員提出要「去彎取直」，增加耕地，改善灌溉。用心良好，辛勞苦幹，增加了十多畝耕地，改變了原有生態，羅崗河成了一條小溪，估計幾十年內都無法恢復原來的寬廣、幽美的狀態了。不能怪那些組織「會戰」的農村幹部，在計劃經濟籠罩下，他們肩負保障農民生活的重任，當時高官尚且不知環境保護為何物，何況日夜奮戰在基層的幹部！他們真心相信集體化——公社化——學大寨是康莊大道，有誰知道後果如此嚴重！

至於長排崗上的樹木，二十多年來，我多次回鄉看到，總

是那麼稀疏，好像永遠長不大。我好奇地詢問，承親友們告知：儘管山地的產權劃分到戶了，但每戶只有一畝左右，那棵樹長到差不多了，老是被人偷去，大家就懶得經營了。記得文革期間在幹校，奉命幫助周邊生產隊，也屢見好端端的樹，沒幾天準被人斬掉，只剩下樹根。集體財產，不要白不要，不是你偷就是我斬！沒想到幾十年後，流風餘韻依然難於消除。

在農耕時代徘徊

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好的自然環境，沒有帶給羅崗人富裕的生活。

經濟仍然停留在農耕時代。農曆二、五、八墟日，周圍幾十里的鄉民挑着各種各樣的產品來赴墟，滿街都是人。

鄉民的產品和千年前沒有甚麼差別：豬、牛、雞、鴨、糕點、米粉、涼粉、竹木器具、各種糧食，還有松香等等。

唯一算得上現代工業的，是遠房堂兄袁偉良辦的發電兼碾米的工廠。走近羅崗墟就能聽到機器的響聲。後來，家父俊森也在墟尾辦了一間同樣的廠。貨物主要靠肩挑和獨輪手推車（雞公車）。人到哪裏都靠一雙腳。善述圍號稱富裕，十幾家人只有兩輛自行車。絕大部分村莊則根本沒有。坐轎的也一年難見一回。除了豬要兩個人扛，柴、糧食、竹子、木材……都靠肩挑。逢墟日，公路上連綿不斷的是人肩上綁成的三角架的竹子或杉樹。平日，頭上綁着水布，肩挑鹽籮的江西老表，十來人一隊排成單行，步伐明快、整齊，北上羅浮回贛南。汽車主要用於貨運，沒有專門的客車，貨車司機後面有一列「二隔」，可以擠上四五個人。公路已經通到羅浮，但到那裏的汽車很少。汽車主要往縣城方向開，由於路段壟斷，羅崗的車通常開到合

水，再轉車到龍田或興寧縣城。家父就辦了一家汽車運輸公司，有三四部貨車行走羅崗—合水線。

竹木水上放排；車站中堆滿一大包一大包的米。在熙熙攘攘的店面中，困苦隨處可見。那時家父在街上開了一間南華號雜貨舖，賣油鹽米醋糕點之類。經常有農民拿着幾個銅板，來買一勺即百分之一升米！當時量米筒最小的是合（十分之一升），夥計只能隨手拿一把米放入一個圓錐形的紙角中給他。站在旁邊的我，內心為之一縮；這一勺米，煮粥也是很稀啊！他們顯然以吃番薯等雜糧為主，白粥、米飯難得一見。

最悲慘的是凍餓而死。本地人沒有聽說餓死的，乞討的「叫化」多是外地人。未成年的我，最怕看死屍。可是，冬天早上上學，快到羅崗墟的時候，俟近一處水碓有間淺窄的土地廟，常常見到禾稈草遮蓋下有雙僵直的腳伸出到路邊，我趕快走過，又忍不住回過頭去看一眼。據當時住在街上的黎念廣同學說，在她家飯店附近的店門口，早上也經常有凍死的屍體。

抗日戰爭，潮汕淪陷，大量潮汕人逃難到興寧。公路上不時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潮汕人北上，到江西去尋求活路。誰家願給一兩斗大米，他們就把十來歲的小姑娘留下，一步一回頭，含淚離去。

與薄弱的經濟相匹配是衛生和醫療條件很差。農村喝井水，羅崗墟乃至興寧縣城都是到河裏挑水吃。當時農村最流行的疾病是疥瘡、痢疾、瘧疾、肺結核。那時還沒有鏈黴素，染上後者，幾乎必死無疑。我有兩個堂哥就死於肺結核。當時整個家族約一百人，算是比較富裕的，比例居然高達百分之二。兒童的死亡率很高，我有兩個弟弟夭折，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當時有句罵人的話：糞箕擲的！夭折的孩子連棺材都沒有，放進糞箕中，拿到山崗上隨便找個地方埋了，將糞箕也擲在上面，旁邊放着

碗筷，讓小陰魂找飯吃吧。小孩拉屎拉出一條長長的蛔蟲，幾乎是人人都有的經歷。

街上有幾間中藥舖，有中醫坐堂或出診。中醫穿中裝，手上拿着一把摺扇，來回都安步當車，顯得特別斯文。到我家出診，開完藥方後，蕉青叔送上診金，他必然搖搖右手，表示不要給啦，左手卻接過來，慢慢離去。兒時感到很奇怪，想笑又不敢笑。現在看來，這就是「儒醫」範，也是好些儒者的自然風範吧。儒家道德懸義甚高，能做到的不多，培養出大批言行不一的假道學；醫生理應收取診金，偏要做出推辭的樣子，表裏不一，乃儒風餘瀝；歷來如此，年少無知，大驚小怪。有兩間賣西藥的，醒群大藥房和耀明藥房。老闆彭醒群和陳耀明行醫兼賣藥。他們是另一種派頭，頭戴當時流行的「通帽」（越南至今仍挺時髦），腳踏自行車，行動迅速。開得最多的藥是阿司匹林和大健皇（奎寧丸）。給孩子印象最深的是「鷓鴣菜」（驅蛔靈），味道不錯。此外，民間也施藥。我祖母的痢疾藥就很有名，周圍幾十里都有人來要。據蕉美滿姑回憶，她經常隨祖母入山採藥；主藥是五指草，配上蘿網藤、烏腳魯箕、鳳尾草；曬乾後，磨成粉，按一般煎中藥的方法煎食。祖母的儲藏室中有兩個很大的缸，下放石灰，一個上面放着一包包的藥，另一個放着令我們嘴饞的糖果等食物，都用缸蓋蓋好，可以保存很久。

羅崗墟上一間舊祠堂裏有家政府辦的衛生院，唯一印象是他們的護士到二中（羅崗中學）給我們打過一次防疫針。

最旺的要算賣布兼縫衣的布疋店，其中舖面最寬的是維新社。做件新衣服，對哪一家都是大事。婦女們經常的勞作是一針一針納鞋底，做布鞋。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上海、廣州等地出產的膠鞋才在鵬興隆等商舖中出售。有兩處賣鴉片的，門口貼着「談話處」幾個大字，透過門簾的縫隙，可以看到裏面

躺着吸鴉片的人。還有分散在農村各處賣鴉片的。蕉坑村公路旁的玉樹山房的裕牯，就賣涼粉兼賣鴉片。抽大煙的人比例很低，整條蕉坑村不下四五百人，恐怕連百分之一都不到。賭博、賣淫亦稀少。沒有公開的賭館、妓館，偷偷摸摸幹的，都被人指摘。同班一位姓巫的同學，據說他媽媽賣淫，同學們老笑他背錢袋的，氣得他說要打人，但沒一次敢打。我一個過繼來給早逝的伯父傳宗接代的哥哥，因為染上賭博惡習，屢教不改，被我父親趕出了家門，不知所終。

六十多年過去了，家鄉依然停留在農耕時代。2010年，羅崗鎮近七萬二千人，非農業人口僅約五千一百人。官方估計全鎮人均年收入四千元，不過，農業人口真正留在家鄉的不多，到外地打工或經商的估計有一半。這一年財政收入約五百萬。鎮上的幹部，每月工資兩千多。

窮鄉僻壤邁開步伐

要是有人問我是哪裏人，我總是回答：「廣東興寧」。儘管興寧早已劃歸梅州市管轄，我不會說自己是梅州人。梅州，對我來說，太大了；除興寧外，沒甚麼印象。

地處廣東東北角的興寧也不小，二千一百平方公里，比香港大一倍。公元331年（晉朝）就設縣了，十一世紀（宋代）以後，縣境便基本穩定。1994年，招牌換記，叫做興寧市了，在我眼中，它仍然是落後的農業縣。

閱讀官修的《興寧縣志》（1992），記述的經濟狀況讓我十分震驚！據1908年的《興寧鄉土志》記載，全縣三十七萬餘人，農業勞動者約十萬；手工工人約五萬，其中紡織業工人三萬四千多；經商者四萬餘人。考慮到工商業的產出，遠非落後的農業所可比擬，等於說清末的故鄉經濟已是工商為主。

1941年的《廣東經濟年鑑》稱「興寧工業甚盛，其中以織造業為最著，其盛況可為廣東各縣之冠。每年出產土布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五十萬疋……廣東、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省份之較大市場莫不有興寧出產之土布。」（《興寧縣志》，頁5）2010年，人口一百一十三萬，其中農業人口九十萬，佔八成。典型的窮縣。1982年，「全縣勞動適齡（男16至59，女16至54周歲）……在業人口中有農、林、牧、漁勞動者357259人，佔79.58%。」（《興寧縣志》，頁143）從經濟結構的角度看，工商比重大幅下降，回歸農耕時代，顯然是一幅大倒退的景象！2010年，一般預算收入二億八千萬元，財政支出則達十八億元，依靠省裏「轉移支付」補貼，才能勉強運轉。據說當個市長，一個月收入三四千元，可憐兮兮！

我家所在的羅崗鎮更是窮困的農業地區。1945年人口二萬五千，墟上約有商舖一百間，其中手工業二十四戶，1948年倒閉了一半。此外，各村還有一些手藝人。現有人口七萬二千，本地非農業人口僅約五千一百；直至2010年工業總產值只有區區七千三百萬元。其餘人口估計有一半去了外地上學或工作。

這幾年時興講「民國範」，說的大都是大城市中上層的生活。農村怎麼樣？小說，特別是土改小說看多了，留給人們的是階級矛盾尖銳，貧苦農民缺衣少食乃至餓死的悲慘景象。

家鄉的社會生活似乎平淡得多。三十多姓人聚居在這裏，沒有聽說過大姓欺負小姓等暴行。最大的劉、袁兩姓相處良好，通婚的很多。先祖父述初公與先外祖父鴻山公是袁劉兩姓影響最大的富翁和家族，來來往往，沒有任何芥蒂。

不要以為有錢的地主，就餐餐大魚大肉，花天酒地。以我們家來說，按照家鄉的習慣，起床後大人到田間勞動兩小時左右，然後回家「吃朝」，通常吃粥，有點鹹菜。中午「吃晝」，乾飯加各種青菜。天黑以後「吃夜」，是乾是稀，得看年成。